一

明遺民董若雨先生手藁

衍石齋舊藏共六冊

補樵書

釋南潛傳

釋南潛者董說字雨若又字雨圃又自號漏霜湖州烏程人年十七撰夕惕篇以自厲嘗交三易之學於漳浦黃子已為僧問法於嘉興黃葉老人智舷後從繼起大師交佛戒焚其少作繼起者興化理宏儲正翁也本李氏父家兆耻與盜同姓而命之曰吾祖咎繇為大理氏所由出也其後氏理退翁早歲出家會明亡諸亡命者多主之為畫計策連染幾及禍於時徒眾皆走而南潛獨從不去南潛所與共事繼起者若蘗庵大瓠蘗菴者明大學士家魚熊開元大瓠者宣城沈麟生其父壽嶽以故監司死節者也南潛雖為僧頗癖耆文字老益篤相與賞析者若江夏黃周星九煙吳徐枋昭法金俊明孝章頗荅云美

吳江碩有孝民倫徐嵩松之烏程韓曾駒人穀嘉興巢鳴盛端
明桐鄉張履祥考夫皆耆老遯跡而與南潛善南潛所著書甚衆
志無稱其目 有易發八卷河圖挂板版詩律表各一卷周禮緯律呂考分野發六
書發甲申野語補船長語夢史殘雪錄歸棄錄等及克封寶雪諸語錄雙草庵
寶雪諸集凡三十餘種予嘗得其手稾數百葉又皆志乘所未及舉者 推
堂記略箋底記推堂法頂拈承雨錄研雪錄各一卷周易十八爻未濟通輪表周易三十爻參
天兩地表出震三易合表史記脉表臨濟兩宗世次表七法頂五篇西義詩三卷拂煙集一卷
他序論書說及千篇稍次第之合題曰補推書補推者亦南潛自號也南潛往
來得溪堯峯間不常住持述退翁之言欲其善所繫而道行教立也
南潛之詩清濟荒遠有云孟郊不至唐聲在吳山雨又云沈珪封膝

法象先湔絹理俟其物性窮始得浮氣死蓋自評其詩云亦南潛
又嗜草雪書今研雪錄中論草書法甚備其手稾皆奇逸可喜
予又於卓氏遺民詩中別得南潛首陽詠一篇其詞曰草笠古鬚
眉首陽一推子擔柴入都城閒話青峯裏云有兩男兒餓死西山趾白
髮齊太以淚滴青蘋水還頤呂以言宋薇人已矣董氏故世家其族
人有為詩萃者傳南潛但稱其工詩予為著其大節及其交游雅
故書於補推書之前俾後人有以見其志焉

嘉興錢郭於先生儀吉衍石齋記事稾辛酉三月二十一日長洲章鈺補錄

此帙不冊所存與錢先生文注一無出入是即錢先生故物也不知何時逸出遂鐵此傳南潛別
氏刻詩文集二十五卷未全曾以此本借之云將補刻不知家竟逸氏抄續者中所除是當作一橫藏之

樵堂說略

玉琳筆存
漏霜南潛

都玄敬南嶽銅棺二山記云南嶽本衡州之衡山吳孫皓以陽羨山石裂爲瑞遣使封之改曰國山遂禪此爲南嶽蓋漢武嘗移衡山之祭於灊霍皓竊其義耳夫雒陽非天地之中測雒陽爲天中者南北道之中也知震旦五大山非天地大五嶽則漢武孫皓爲足論

橫渠西銘首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此非聖賢之言橫渠氏之言也楊龜山有疑於西

銘者其寄答伊川書謂西銘之書切恐其流遂至於兼愛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西銘誠可議也龜山所以議西銘者非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聖賢之心法也統天故法界不能攝先天故三際不能收横渠以漢後讀書之眼讀子思天命之謂性一語未徹而作西銘泥承天之說而昧統天之旨者也

余既作太極圖表發明濂溪之學出自禪宗閱山谷刀筆答濂溪居士云公既在溢城可那工夫過山致敬歸宗文老此人極須傾益乃肯動手不然秖止以賓客待耳真實道人不易識直須高着眼目後來儒林開口譏東坡山谷學佛曾不返思

金剛三昧經舍利弗言世尊所說在事之先取以本利是念寂滅寂滅是如總持諸德該羅萬法圓融不二不可思議當知是法即是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〻咒余嘗裂紙書此段答浙中一文學問乾始之義而不即領

說易者之所貴非易之所貴也故說易千年悠〻長

夜易貴奇而不偶說易者以得偶為貴而獨尊之旨
沒矣易患乎剛捥也說易者以坎中為貴而麗明之
象晦矣易貴其無位說易者以守位為貴而變化失
矣

儒者類尊天尊天而不知所以尊必有倚其說而為
道統之禍中庸曰天命書曰恒性詩曰不已無異辭
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此尊天而知所以尊也宋儒曰天所賦於人謂之性
此尊天而不知所以尊也其後西洋天學者矯誣天
主震耀其說於天下則儒者自召之也

震旦世譜從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為賢劫第四尊
釋迦牟尼佛元年累行二千餘年以至於今書作書
紀年書春秋書綱目書續綱目書史事之關法運者
書禪宗之盛衰書世教之同異幸此書成非法門之
小補也

漢除挾書之律六經雜出學士誦說擬議人之自以
為得聖意古聖人之言天有時言感通而言天帝之
天則饗天于南郊之類是也有時言性天而言無聲
無臭之天則維天之命之類是也而董仲舒曰道之
大原出於天帝謂出於天帝之天乎則天神司道統

西天祀神之外道也謂出於無聲無臭之天乎則猶曰道出於道道出於道則句位不成且亦不可曰道之大原也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而道何原乎故曰漢儒擬議之說也

正蒙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橫渠盤旋於氣而影響於性不甘於斷滅而其義實斷滅曰知死之不亡者氣則斷滅也

繆仲淳識趣高淵貫群籍（籍）猶墮王冰雲霧中歐陽文氣行於上古而不可行今則異於斷滅也而言死之不亡者通岐黃之藝而謂五運六，

忠不信易繫辭不可謂非鉅人也東方虬西門豹古今事定有偶

杜瓊過包山寺贈旭東明云東明八十守枯禪不出包山已十年聞道我來門口坐兩人扶掖下山顛如許詩不致湖山短氣思北宋秦太虛學士眼定得政黃牛書法絶倫乃當不異此意

天定度三百六十五四分日之一以周暮三百六十五四分日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度二縮日嬴朒分遲速積差從此起議曆者謂天還天度日還日分不當如舊法加天之度以就日此法

之決當華也天之數準於十二兩其十二以當地氣故又二十四銖曰兩其義也歲氣二十有四若爪剖各得日十五有奇劃氣占天測日所在而謂必更前法準不定之日輪攷畫一之節氣此法之決不當華也前年遇客有談天者以生之辰推驗其言奔注若駿馬走坂余遽曰止君宿圖宮度從華法之節氣乎從不華法之節氣余曰自然從華法之節氣余曰天華乎抑人華天華則恒星終古不華人華則天不從華客撟舌乾笑曰今世為壬式星命者都爾噫是何世之談天者之甚似于世之談道者也

命從令從口使也因使得受因受得定因定得常因常而轉壽命之命故言天命從使命之命似合而離也從壽命之命似離而合也其離合之故微古從口而十為數之終也古者口其終而已矣名從口而夕為時之成也名者口其成而已矣古者名也名者古也法以名為體以吳興唐一菴先生樞太行山記云太行中原之正脉兩腋如華益所以胃中原而重其力惟其起張兩腋故身不自結而凝為所胃之中以其行局之宏非太不足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以為行之地蓋言

意也此言近道非車轍馬迹之久
震旦世譜之以迎文紀年何也曰比於經籍則春秋
之志也孔子生於魯而春秋以魯紀年釋氏子作世
譜而以迎文紀年亦各循其本而已矣
歐陽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云釋奠釋菜祭之略者
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
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偏舉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
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釋奠有樂無
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
南岳老和尚祖廟月設供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
廟月設供以諦日而附諸祖之諦
無徵者庶成秋湘雲館客座有舉釋菜之禮老和尚
曰始我以祀祖禮文必倫然憂不給不給不繼遂定
月供從禮之略當釋菜而嵗時供當釋奠
不學詩無以言此千聖說法之式自去小序以言詩
而詩亡非詩亡詩式亡法式亡矣讀歐陽子
之文知詩之深者也令馳驟宗門決定善說法要惜
乎其聞道之不早也太常博士尹君子漸墓誌銘云
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
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擁倖小人不便三
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

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〻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此文中之詩張西銘先生說近代文集極推王文成為三百年冠冕或舉朱陸同異往〻揮手而已又語次及天童老和尚無忽辭而余友會稽王玄趾大節在天地記與銘昌大聖門玄趾死扶名教亦可以為後世法矣而未嘗如近日株守紫陽為不桃之寶訓也宋潛溪文原曰禹敷水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潛溪之言定文章之大體而未及其用三代下文章之用莫大乎史遷如秦本紀以鬼神為水脉得此大機用而後橫行於九天之上九地之下宋儒如康節於本分較親而摧鋒剸彩善藏其用不欲示同異於當時再擊壤集載自餘吟云身生天地

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此等言句
程張聞而吐舌

西山泉隸西小湖者曰玉栟隸水月寺者曰無礙
尋無礙泉之明日始滴玉栟筆存所見辛亥春分
十二日微雨南潛記

篾屋記

漏霜南潛

己未十一月壬辰朔雲寒 蒸〻老病故鄉作客歲
寒思募篾屋船為收拾雲山計筆倦不能作疏作募
篾屋謠曰以瓦為屋錢不足以板為屋鬱心曲募篾
屋嗟夫古人已去我欲往安如山層水複茗花綠
癸巳晴 接日大韶喜曾來水堂寫余左傳略記喜曾旦
西返寄書秋遂作投老溪山語 日色厲昨有蛇出曝
於砌石此日飛豹脚 屠勤來翦鬚髮言塔院亞公病
甲午陰暖 宋時大相國寺前有道者賣一生決賭不
輸方歷歲月或不惜高價得之其緘方云秖捉贏吾亦

欲賣溪山如意住持方問何能爾只不要一寸地　遣
樵者詣沙華菴　裴夏玉禾至見唱和詩本裴夏言近
復推易度三陳九卦俱從乾順行三百六十截九卦皆
截數也又從禹甲子積筭至魯隱公元年得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春秋與易經緯之徵說皆出臆見

乙未晴　病鬱熱

丙申陰午細雨沙華主者約來雨阻矣憶辛卯冬首尚在
靜歗架木樓西尾上坐而舒望見樹裡帆葉翩然心與俱
馳又歲餘始得艸鞋上靈巖今日旅病溪堂聞籬外櫓聲
宛若當時心事　夢王雙白還釗本書〻百葉餘無面蓋
而有墨點雙白逝已兩匝歲昨又聞吳郡灌溪老亦去今年
春與昭法言故人長逝如飜舊書一板過又一板黯然耳
飯時沙華聖公冒雨至有廿二日後艇子同往著山之約　病
丁酉陰煖雨大韶菴至對左傳　芝筠同靈壁來水堂語及
寄跡空山慨然一夜雨聲　得茶片可度歲寒矣
戊戌雨　喜怒不中事只是從人處起意少四大一日未
散誓立在人位上切弗已位上立有銘云以鏡〻物鏡復
一物有物無鏡物是鏡則十二時辰得其正　言必見
其所止　嚮與客坐溪上吾言今兩人相對要如三人
便合義頃對論者前我與扁也今我復鑒判之矣合前兩為三

也得此理言行廓然古人所以能不吝其過吝根不可得
古人言誤書思之亦是一適失意時遇人見訾毀覆其
離合亦得一種道味　生緣苕溪喜苕溪山水空淡欲老
郭西一帶烟靄中混漁隊送日復遣樵人馳牘秋遂
已亥陰　衣已絮不戚氷霜直至第二十四番花信風營
度暑耳夜不能寐念人生貴用其所短吾生而短於有則
直用其無之長如盲可以治樂刖可以司門也身外只數
夾殘書本若到處溪山隨緣月日一一游目乍新老懷大
佳前吳船返有卷裹剩遺首尾意盤紆不能置今用此自
在青山三昧實何地不可置數卷書　王文肅作震川先
生墓誌銘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
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此神符了了屬文章人品
終不曾為富貴發光　染衲布憶丁酉在靈巖書狀寮淡
黃寒日中先和尚立涵空閣底池上親督侍師為南潛採
樺香葉磨墨水染衣曰月侍者不諳汝曹成就之前去廿三
年矣白頭孤旅追昔痛傷睿勤宿泊宅西角　燈下批采菱
渡唱和詩
庚子晴丙在上故熱憶己酉寓跨塘桃杏皆嚴冬候華運同
也　吾以漂搖無定棲乃能游歷谿山之清變以單丁無
給侍一人可揚心目無左右之累少時遇野客用干支布

筭言吾三十後得志白頭五十六十大得志癸巳始獲見
先師丁酉得戒充侍司則三十後驗久矣吾今日孤旅
蕭疎政是野客所謂大得志者也幾埋造物意　閱歇
菴集以叢林作椒林字書闕所出　染衣要其色呆（呆當作獃）
易傳開物成務數言徹三際樞要開者開未來之物即
所謂法頂也成者成過去已成之務也如斯而已者如其
現在一切法　東坡在海外將返言吾近日覺有還中州
氣象漏霜近每自比宋時嶺外諸流放人數日來亦覺有得
縱心溪山意午後屋前雲采如秋豁小画幅淡煙叢樹平沙
斷崖點〻水中石如鳧如游魚可想祝之曰若果為游瑞當
凝雲益奇果益奇
辛丑霜晴舉偈云佛坐道場時不得一切法實空拳誑小
兒誘度於一切若倒換句位第四為一三為二二為三首為
第四語更醒妙也　昨看陶石簣作良知書院記說性學執
下一層熏變性質為珍異殆南宋藥籠中物飲上池之水
者視之歎其必死矣石老與周海門游又親炙湛和尚雄
雄兩大丈夫掃不得渠總角時一句中庸集註〻可畏患
如此敢告童子師　說樹影法立頂句云布隨進所難必
犯決立然猶是分持若總持者說樹影法決立頂句云打
珍又云長耳朶隨送險難而干要害矣　日暮風緊拆秋蓬

書言老樹塢金蓋西余俱閱歷緣未合亦速菁山杖跡耳
秋遂寄來小雪前一日宿金蓋山詩放艇前溪躡淺瀾林
梢不待雨痕乾青山未必能相納紅葉何妨且暫看雲結
菰城千載恨（是日登下菰城覽春申遺蹟）風吟金蓋一燈寒他時難覓重來
約謾與煙霞訂曉巒俟坐昭回閣牕角同其韻　答紀子簡
略云一把骨定向巖岫中頓之
壬寅風霜栗然雀聲亦寒苦　今年夏三峯碩揆和尚不悅
我僧兄騰口云當年親侍大鑒堂聞南嶽老伯言我靈岩今
只三人一箇檗菴一箇月函一箇僧鑒柰檗菴老不濟事月
函懶不能住所在僧鑒惜不參禪僧兄親來紫石灣述其謗
撫掌相與笑曰不參禪則又筭箇人吾因言某亦極可理
院務僧兄笑問何以余曰吾到處討掃地單因此欲画一幅
漏霜苕幕圖心擬來水谿覓鄭霖岩了此段話終未暇今
泊宅中又蒼茫行色矣　六十年不負其身借菴先生爲
之父出世有三峯和尚爲之祖世間少年時有西銘先生
爲袖中一瓣出世有退翁老人爲法乳本師行脚八千里
艱危十二時然有湘中補山老子信我最深而已逝有吳郡
澗上人家爲知我者而已遠出世有雲蕉寒潭諸郎及門
恨喪在世間有曉寒鱉露諸子就學未期山水不我棄則近
西洞庭縹緲峯前曾作接待主者遠則南嶽中山道中忝爲

鑒賞一數即今惟候作船子補處耳 曉寒一作石船渠本棲書屋名也或疑余嘗見癖且揀擇已甚者非也余特於世間弟子舉有向者而憂其未至於出世間弟子舉其過去者而勉惕今存老懷悲惻耳 大韶復來寫春秋說與言染素入義

癸卯陰 相山水有二要訣一曰不急二曰不衷顯山負盛名於時則挂瓢不幽逸 得疾如饑虛不可度胃病也石斛宜可療水際立隔岸有住叢祠打版僧忽揖我云老和尚忙否真大好一問也 返靈珏震川先生集南宋張子韶橫浦經後人移削卓絕語無多存上蔡錄遭朱晦翁手刪震老身纔沒先遭改刻之禍致竟告剞劂人此集刻自元功(恭)復有紛紜臆造文章遭此禍慘毒過於秦始皇珏三年前書船上收得震川未刻文幾本雖少可珍 若了一切法悉屬因緣皆無自性自無觸忤渠此脩行指南針也 子深至語易余告以乾字古文主大光明知空是家鄉始解飛耳 潑茶〻質粗畏飲乃自痛清習未除

甲辰晴寒 荅人簡云宗鏡言諸法起必從緣從緣有故必無自性由無性故所以從緣緣有性無更無二法此文字(章)訣也知緣有則不乞靈古賢知性無則不浪營格則 大韶至看舊画一題曰素僊筆老勁淡逸有似張芝草書處非格內筆也又近画三幅亦清 衣匠補衣一日石沙彌出買藥

乙巳陰欲雪 爲聞素題插田圖評呂生破壁圖云焦山瘞寉銘謂之龍爪書余觀閣帖張芝數行可名竹葉隸此筆端挾風雨是張芝草書勢也 閱廢菴集五卷竟法論

尚法非古義世說論亦誤置晉賢矣從佛法遷怒吾以為
過又作雷震辯此非聖賢立言之旨也商聲好筆墨能
滌俗尚浮采惜固南宋之儒說未易破前行卷情甚懇至不
能不為評論他文有簡朗處詩清核　呂時敏來貌余看舊
人陳章侯布袋和尚樣筆墨異　刷書匠亦屢遲不來矣
丙午寒風昨金蓋集二本遣返北渚僧此日僧來坐語皆田間
瑣碎　作漁唱雜言一首題布袋和尚贊　較韋集二卷
丁未晴　夜中思若集得一書名江南風雅逸意在方外賢一高
僧一羽客一樵客一漁友一市隱一布衣可秋遂主之殊勝緣
也高僧一門收伽藍民髮僧市隱收藁師日者鬻書人補鍋罏
桶名場外置身皆名布衣　子溪大小阮坐至日落去復寄雙
林寺小簡子溪為嵇生乞雜書一紙
戊申風冷　作寄華山僧兄詩簡各一得百錢置之忽短二寸
許屢見大奇　偶看蘇易簡傳云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
因笑謂太簡不能簡耳太簡其字也人不負其名與字難
己酉竟夜雨曉作韋蘇州集跋　南宋徐廣字野民家貧未
嘗以產業為意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此人真有意趣
稱得野民　宋武帝時胡藩道序從征司馬休之復為參軍
徐逵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岸渡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
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

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
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漏霜曰此
學道進決樣子也　秋崖小藁次韻陳料院云往來屑屑無
家燕去住匆匆旦過僧夜看近人選本改作且過僧一解頤
冬至庚戌風寒加　復尺牘約訬華主者　作二種書一曰大
乘氣象錄震旦國中聖賢正知正見表裏祖佛之言一曰賢劫三
尊記略取諸經典中涉迦葉佛世事蹟文句并前二佛如大涅槃
云何等名為伊帝目多伽經乃至拘那牟尼時名曰法鏡此二
部成亦一法苑鼓吹也　有山房清課例云日通論古文十字餘
日過史傳長二短四日定雜晉宋間帖一行揭草寖二字若得道
無事人及世上善書卷味者俱可依此遣寒暑積久有殊益
因憶甲辰歲冬至在落木菴影外惟一夾書耳意味亦絕蕭
冷然是日連得先師手帖垂問後幾日先師遣竹輿來命上
硯山度歲鏡清樓中　南齊書周盤龍苗伯玉傳並好筆度
晚欲雪餘素來得苕帚圖面小白耳餘素和留韻詩清婉
辛丑亥雨雪得湖上信訬華主者以菴僧篤疾欲緩菁山行
將往鴻雪住數日餘素至了春秋黃昏始去是日樵米兄弟來
還玨行者坡詩注又得果禹詩一幅　寫得上舊事數則與餘素
壬子曉起瓦雪如疊穀南齊陸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
史為吏部郎慧曉世間客尚爾苦纏縛而近來不分蒴粟伽藍氏沙彌

都浪行已意而蔑其上亦繇前輩凋落風儀漸無所稟耳　述故人
瑣事二紙寄與潘君為別　得囊米資游夜東書將之鴻雪
癸丑風和曉下艇子往湖上鴻雪玨行者屠勤送棟花磯口石
履施樵者隨行至石履返補船　鴻雪僧三人無塵慕古又
一報恩春（月）音上人新來度冬頃之沙華鏡非來言沙華主者
明日以艇子來　月（音）述舊時善權本末詳曲　十年前香谷
在鴻雪時余來佛座後北牕受蘆蕩清逸今後供地藏處
舊時客座也　黃昏聞雨聲　初至聞沙華病僧已逝
甲寅沉雨昨聖公約來不來　僧述報恩老和尚喜巖壑中（板）爆
聲每因野溲從者六七人一肩鋤一提茶爐一菓籠一衣袱一
紙爆箱餘雜給衆山合響拍手大笑余憶己亥隨先師西湖
止至愚菴孟和尚樓上先師與孟和尚夜半促談月露下時風味
曠越又一歲寒時孟和尚來靈岩方傳來信孟和尚忽從百步
堦斜上從浴室路已至法堂高聲呼善知識難見余兄弟引子
姪禮而孟和尚堅不肯退作平交稱叙前輩別一種風氣也　大風
乙卯雨樵人馳沙華覓聖公過鴻雪　鴻雪前臨村步隔水以尺
計必舟渡而後牕外細竹一行竹外疎樹〻外水外有小堤堤
堤左曲右截堤外水浩蕩即軍吳漾角也漾外望見層樹
漁路羌荒落可喜佳處都在向後今回來無北牕可坐
望寮中不設几硯香谷真不可死也　人盛氣設驕慢來

遇之謙和則彼之伎盡矣然必化令入道乃得酬接之妙

鴻雪屋三間若終年斷人跡白馬船子合為一人亦佳

聖公至約明日晴便行

廿五丙辰晴和　登同聖公下村艇從上林軋村谿路穿驥村塘過謝村漾宿羅漢寺後港

丁巳晴曉過木瓜墩得句云冷紅烏桕曉霜村鴨綠平溪一道（線）奔鬧葉山茶犀甲翠問名只道木瓜墩日斜抵菁山步遠山有未消雪聖公挾船長入寺去雄舟開祠下候甚煖如二月梢舟中為聖公追述初著草鞋上靈岩見先師時事慨然　日將下至常照寺夜主者圓公歸自菱湖　宿閣之西（東）軒舊年四月同秋遂來已歲餘矣

戊午陰登出澗橋立　得香谷在子手著常照寺志於經廚中

常照有舊藏骨董二件一觀音閣下東（西）壁中嵌宋高宗皇帝宸翰石一東壁嵌尚書省牒此二骨董不從人索價人亦不能定其價得瞻近者贊歎有分　午晴　寄謝梁禹牘云吾近自號木葉木葉者青舊既得飄落亦佳乃以風霜凋悴之齡而尚加鼓吹或亦愛之者過耳反復高吟益深其愧　夜潑茗說生滅大義語恣溢過煩

己未晴聖公返訪華　常照昭回閣舊名觀音閣有萬曆間隸牓而閣非舊今閣材乃范氏陽春樓也南潯報國寺後新

閣亦茅鹿門先生白華樓舊材世間崇麗宮館化為冷烟
蔓草往往不可問而白華陽春二樓得此好結局當其癈
亦大有幸不幸也昨於閣上見屏麓先生家遺龍物傳是
夫人雲冠箱泥金蟠龍深黃漆三疊中特起小株受冠甚
異驪近百年物矣云屏麓及第時賜箱冠胎尚存　施樵人欲
出家從居溪山乞明春包腰來示嗔相苦截斷却之託聖公馳牘
鄧元哲氏印疑問七發聖公約明年上元後同秋遂來菁山
吾在菁山自呼掃葉僧言職也又字木葉亦云又移見蓑衣
蓋詩又字石樓述舊夢也七十二峯生曉寒也又字樵浮船
志也然都稱掃木葉耳　糊前軒牕　閱靈源筆語入人心

庚申晴　解書本縛憶庚子歲先師命挂搭古堯峯作搬書謠
歷廿一年矣余近設到處成就想任他上無片瓦下無立錐
溪山各異書卷分投竺典震文不移而具亦足忘其老病飯
後又為常住樓廚出手理籤帙都斷缺本子　寬携來舊茵
不得　異時累石奉先師舍利題曰靈巖退翁儲和尚化琉璃
寶光塔一石側立鐫南潛掃葉之影　燈下看齊山志有圖
晦日辛酉夜夢石隆起成蛇夭矯紋如竹節　何山有宋天章
閣待制安定先生胡瑗墓歐陽公墓表云先生字翼之
自明道景祐已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
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

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特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余觀安定立法深淳固妙而吳興江左興區山恬水逸亦得以優游潤漬其教思也今禪林風少墜矣有志興起宗風試讀翼之墓表以勉　晚凝雲寒甚

十二月壬戌朔晴寒曉課畢天未明　因僧詢五宗念吾宗門各有創業繼統如五宗初建立人臨濟雲門所謂創業承其宗法者為繼統然臨濟實建立黃蘗宗旨雲門所說體制合轍睦州則原以繼為創而吾楊岐祖別有家風近至天童三峯兩祖及我先師無不以創業為繼統故能大其家聲知此則不駭我七法頂也譬如此常照寺古殿衰涼今日觚稜嶸起以創為繼以繼為創事義燦著乃其實皆繼而非創常照彌勒殿成而後山門境致悉備然創彌勒殿以繼脩殿建閣之業脩殿者是創立興起志而實繼南宋建寺之舊寺創立高宗而實緣起天申夢告則夢創而高宗亦繼也此可以喻法故曰述而不作　夜令隱重輦展崇行錄渠上口大梅一池荷葉偈想見古人清苦風氣色躍然喜　有鬻僧鞋索價至十銖餘藉使朱提滿十銖可得

書百卷不止而以一緉鞋易數百卷之書哉　密雪不踰
時　宋開寶中處士王昭素見便殿太祖問治世養身之術
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今據法王位者或
無意衲子而諦思其身計亦願書昭素兩言為禪林屏几箴
昭回閣觀音像或以首過垂議壞匠此從閣上平視菩
薩耳若立地而望苦其首之不垂　晚復雪
二日癸亥昭回北嶠曉霜晴乍如紅鏡西出亦異境若寄此尚
有幾十朝當尺牘自署云天申金剛無量壽閣下掃木葉者
南潛也亦可題西巖潛掃木葉　靈源與死心和尚云乃知百無
所用中似是隱居之地世所共笑已惟自甘度茲餘生竊
謂得策　余辛丑初領堯封免水院時舊住慧帆識知事樵采
誤伐古藤余切責判罰午齋或視以為過近有禪林因故斫本
院千年藤致損道化者北宋有造塔長安山半而塔勢小側匠
者言京師多西北風吹之百年後恰正耳　蕭伯玉春浮
錄引石頭老人謂光明中有黑業不與黑業相對黑業中
有光明不與光明相對余觀參同契所言當明中有暗四
語本義非爾蕭於士大夫中最潤佛祖語者而誤解如此故
非橫出直入於吾道不可容易立言　風乍揚閣上看飛雲亦俊
初三甲子霜晴松路淨適可騁脚夜坐為僧語云諸佛菩薩
賢聖有一法總持簡而可通受者曰只要別人好所謂萬戶千

門一言以蔽　蕭伯玉云吳越之文自弇州作祖長卿諸子繼之俗暈相煽入眼輒敗人意近惟開之少真率歇菴少醞藉猶存先民之程耳蕭長者真可與言　炙背閣下得所見二句云欄干暈蘚獅兒小閣亭柱泥金龍爪長　遇山市僧老矣自言古南派下出家曾著心說欲持來　坐睡次施樵者至得珏行札蹙眉如見世間苦無際耳與小簡勸以道力勝煩憂又樵者述秋遂前日廿六日至補船為余覓得苕溪北山幻智古奇基不遇而去亦附簡樵信令明朝宿眠佛初四晴連日寒慄曉樵人返託楞嚴奇問南岳十卷錄印行從舊年九月得朱葵石信尚未叩經坊也　昨有人卒問余得

渚瑣事無以對因笑謂吾作吳中僧歷許年月為硯山幅巾弟子已前則病蹇故易姓名林蹇苕谿人不見林蹇者或累四十年矣其茫然得上四衢無恠復追憶甲申冬病起一詣竹墩舅氏沈蒼嶼先生夜集齋中蒼翁偶問余靜歗家事落然今者田租尚幾何余竟無以對頃之蒼翁悟曰吾乃忘甥之不問家人產也性拙如此事〻入笑林為僧後刻一印曰鈍榜狀元後來先師亦刻一印曰癡場及第嘗笑言月首座老僧肚腸窄不放你孤行　處域中惟一生不用才智乃可以化物而達性　吉安舊誌載歐文忠臨終誡子孫語平生以功業文章力詆浮屠一見顯師始知性命

之與方將研究而未逮命已爲之柰何汝輩宜自勉毋令
後悔新誌悉刪去之此新誌手筆與朱晦菴削上蔡語錄
同調足筠長嗣在吉安不知有勝情能覓古誌一洗發古
人面目否吾二十年不與通尺牘以此因緣當作書遠增之
耳　洞庭靈源寺別澗曾給侍西小湖今賣藥羅漢寺中
若寄汝晉兄信別澗可任也昨拆珏行者書知農山病不能入
吳僧兄一牘尚閣弟兄隔三百里雲山意中船子終佳耳船子
之妙尋得人著人尋不著好山水隔我不得好山水留我不得
初五陰山中樵童採噉一種樹實〻從枝端屈折生呼爲鑰
匙糖詩所謂南山有枸也古云木蜜曾在西小湖識來洞庭呼

雀蜜　有七十老衲呈所作菩提心式者因憶楊君謙方盟
漱得姑蘇誌時語　爲隱重舉鄉黨末節將全部魯論一串穿
却成一頌云山梁雌雉五花翎鄉黨全敲日午更線香紅短
山樓窗閉樹角番〻打稻聲　展覲西老宿像覲師天啓間
在南潯秖園余七八歲時每歲旦先借菴先生遣諸院禮佛見
覲師土木形骸真道人也猶記雙瞳澄注如所繪復展香谷像
初六陰寒藥師瑠璃光經設有不能捨諸惡行脩行善法墮
惡趣者以彼如來本願威力令其現前暫聞名號從彼命
終還生人趣得正見精進善調意樂便能捨家趣於非家
家之爲文從牢類也以宀覆豕爲家以宀覆牛爲牢人亦何

意而甘為家也故非家而後自得世間錮見自覆之人無不含浩蕩而求入於家　閣有唐詩選寫本不自禁為跋云風雅遇李于鱗為一大厄能銷人靈氣　夜灑雪

初七戊辰曉閣衆山皓然　舊年荅雪菴兄簡云末梢若得一篇小傳〻尾須用四箇字收才妙乃不知所終耳今日為常照中初子說行囊復舉此話

己巳雪晴異寒山市人集持佛名供臘八粥　夜為院僧導用心庚午晴偶憶丙午隨先師在長沙理山寒夜與道吾報慈兩和尚對寮兩兄忽語相競蓋報慈性急道吾喜拈古今一時為佛法不惜口過耳皆問老人嗣而先師為證人天前者兄弟置刹竿度外共依先師旅館而切於道法致煩言亦難得比團坐惟短長人我者遠矣道吾性情格度尤勝與余善

戊氏論漢魏史言魏文帝假禪位以欺天下前史信其僞辭一則曰禪位二則曰受禪綱目直書魏王曹丕稱皇帝癈帝為山陽公大書于冊至於傳禪之說絕不復舉斯言一出諸史皆癈余謂此後世不明春秋策書之大旨也書受禪紀其實也綱目書法謂之朱子之史可也斯言一出史乃不實安得曉春秋者與定此義

初度日辛未晴性嗜水石江左山水相得首擇兩洞庭山與水錯互盤紆而西山勝舊所寓西小湖寺落日嶺最曠遠吳

興諸蒼翠入眼中也今日出澗橋口池上坡陀小坐寒暉澹
澹樵聲隔茶籬數年中第一清脫初度日也　飯已同钁吾吼
林從後山竹徑盤二里至草堂院〻古道院有(火)癡有老衲闢為禪
棲今到門樹逕甚幽折大悲閣前一池像半月旁有泉〻上石三疊
名老僧座主者字竹如言創院歷三十年矣方營佛殿而苦歲荒
欲寫野語本名樹下筆存　見舊本四十二章經與世本字有異
十一壬申晴寒　曉出松道歸記事一絕云凍池布樹(松)影小坐
冷相親歸來香鼎足袖裏有蒼鱗又云咄〻警松鼯已踏苔
枝破人語青煙中對崖樵兩箇其三云高松一道馳(文)根猪作奇
字傾崖射西日繡雪發層翠　日將落遇所見欲作行路難

癸酉晴凍解　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憩僅能背諷乃出
而靈源譏甘露滅謂文字不足洞當人之性源惟靈源乃罵得
甘露滅耳　慈明放意於荊楚間含耻忍垢見者忽之慈
明笑而已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余固知不勝矣　山寺營樵種
然既接徙來雲衲則有三事不可少必嚴飭一禪堂立一人悅衆
必安典客一人司客坐旦過寮亦必一人主之則動止應對無失
甲戌曉陰　宣秘禮禪師頌百丈野狐話不是翻濤手徒誇跨
海鯨白基方撚箭枝上衆猿驚非平常筵席排當　晉杜預
論伐吳表曰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
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論事過此關便公

東漢黨人禍結君子大憂患時節然義分明白無所苦每讀
董卓傳至卓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
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則感然為名士憂耳
夜密雪 戎敏切季達武間令校圖讖敏以讖書非聖人所作因其
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怪之則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
自量竊幸萬一切季善辨真偽得學之本原而綽有風致如此
十四乙亥數日樵侶皆言雪等伴也果然 為初學舉白雪端
贈郭功甫頌上大人丘乙己二十五字因說五祖提小艷詩云頻
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前也是箇提刑後也是箇
提刑一樣體度管待 夜夢顧云美作皈嚮狀曰吾欲求打

七余笑曰都不省你話時顧見僧兄方手泥壁〻作吹紙聲
三國魏許褚仲康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雪消
望日丙子陰寒兩日脾不適 夜夢令人画水藻於棟 懶菴鼎
需禪師切舉進士棄依保壽樂湖湘徧叅結菴羌峯絕頂佛
心才挽出首衆於大乘乃訬喜在洋嶼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
重得力排為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世縱有妙喜之古直不
易墮鼎需之淚而或啓禪林叢棘矣可一嘆 昭回閣所見阻人白
雪消將盡礙眼青山首共低 夜朗月
十六晴午出松徑行 郭佐治毗云我之立身自有本末大丈夫
有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耶近方外以道鳴者而或注心一法

席遂移其師資大義者矣轉令人思竹柏深蔽不遣眼中見此
種風調　管公明語郭恩學仰觀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至於
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我天分讀書學道無不爾　焦孝然
先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煑如芋食之白石生不單行也殊佳適
以四無為真逸三昧無常住無侍僧無積蓄無外交而吾有
籤軸累重游裝則又當散置書本以肆其游迹隨地盡殘喘以
適其老懷又二願一願篾屋一環完江湖之野志一願成就嘉禾書
本藏全部捨一清修古院畢學佛之初心敢告茗上座　夜舉
齊物論昔之隱几者郭注亦支離耳因及湯盤銘第一字為章
句家雲霧而新旨不申苟者藉令也藉悟其新則新堪前定

十七雨夜來論三代飲事不及茶六朝已後便同薪栗日用
此理須合世刼論乃古今因革萬事萬物俱隨變未來世中如
茶飲者政繁非拘迫目前人所領　先師心實不重住持將往衡山
在大鑑堂曾曲折為南潛言吾爾住蘇州熟固不若換江楚
山院子父子行道去至靈岩一片地吾實不願重領之矣我
德山原兄初行道年皆不久遠住持末後始定德山頂耳長老
無久住持之地則無所繫而利於道行教立也　此日禪林古道
自習在草菴而不土木安禪而不多衆妙選維那為衲子總持
尊異藏主使專堂經錄重盞飯而省攀緣親禪衲而空執舊
亦行道之要也　或哂余貧如許而志書本全藏此不識痛癢語耳

龎統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曰今拔十得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作吳中僧熟吳地少所履若上村墟遂不能舉其名

十八曉雨雪交下午霽　宜字山下夕〻下一象深屋地上其中夕息為宜也說文作多省非是　往蘇之張默泉老醫參諸方而耳聾每至研山先師片紙書而問之默泉間笑應偶看牡國輔微傳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乃接聾古視也

十九庚辰晴風揚　芻狗一用不再用民物與時俱新故聃比類也

橐籥本言天地之間謂人處世也而解者以天地為橐籥大訛史稱王導善因事就功此四字具學識　樓後窻午後就日坐忽念唐已上書法高逸正隸都有章法主即謂之隸韻或數行文字以鵠頭為韻或以洞穴為韻或韻飛雨或韻薤葉故文章書画皆尊血脉古帖猶可尋也　老子第廿一章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甫言將來也舊釋未當偶記四十年前子平家王心元者述在一江村林下某公家初將其同里一名公簡為介至則林下公未出而呼熟炙聲徹外屏久之布筭心元曰公壽七十二時公七十矣色怒止熟炙不復顧客座心元忍餓趨作簡士夫之門自白而此人雅志四方士立詣公懶曰王生半語未傾何相捐隔問何一半不傾吐之語耶乃告曰王生術須用已往驗將來先生但除六十年餘一同已往初一歲今且以先生十二時對驗也公方色小揚曰吾十二時政著鮮衣履登

崖放爆竹耳名公曰然此年亦登崖放爆竹更有鮮衣美鞋此王
生語未吐之一半也於是大喜王生待命於野寺躬謝而迎宴累
日夫衆甫者將來之謂也此者已往之謂也故吾思及心元解頤
之言以為學老之鞭影髣髴王生所述作簡名下人是陳眉公
希言自然此釋希之名也弼引聽之不聞而言字膠　夜苦寒
廿日辛巳晴　四十年前暑夜在同社錢柏園齋中晤錢飛雪柏園
尊人也語及其表兄張大極嗤其誕曰張大自言閉戶坐暗室
而知屋頭某星宿移過此本常理飛雪特愕其所不諳故發義
不可輕也獨坐展老子觸不窺牖見天道六字遙遙憶舊緣
王弼曰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

此入世間良藥石　出生入死一段去九握一得一入九亦曰洛書亦
曰易用　衆人之所過者聖人亦過衆人過而不善於過不復其
過而醉度聖人善反覆其所過獨悟而無異路也故老曰學不
學復衆人之所過孔舒其旨川上矣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
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
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此一段語便可據論春秋異同春
秋所書趙盾弒其君即此書法書其史之得失而其事顯矣今
丹鉛家不徹此旨往往梏於文句桓溫改晉春秋趙盾不改晉史為
法受惡四字當反覆深惟
壬午晴曉起開高僧傳叙竺法汰飭尾官寺更拓房宇修立衆

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此高僧傳中可字乃老道可道之切證
可字古文以刀投口適而匪期也諺所謂隨料作故道依緣適可
而道豈有常道之道名亦爾非常乃見其大常先師荅湘中遺老
問道便引同此義冀州僧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道
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安義長也　曇翼
傳翼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
之苞山　盤山寶積上堂可中學道中字去聲讀　秦灰已後好文
筆吾心許幾人非藝苑雷同推可者一漢文帝一諸葛武侯一晉之
王羲之一陶淵明一唐之元結差古淡一宋蘇子瞻史筆別論　常照
驅烏字自天同吳中知識稱不當且義狹余爲尋聲換旨改字〻添

大珠和尚曰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
非是空　歲近院中傭樵並歸驅烏三四讀書以隱重爲師此日
亦放假寒暉空宇惟松鼠下樹作聲境至蕭寂　作湖上簡
癸未晴钁吾樵艇之訬華　些而料歲暮之苦樂次第曰無家
第一樂其次還家人最下一等苦惱不可迷者營家不止世界
偏多此一分　往院西竹中尋澗道欲觀所謂船冓者躡級未及百
步耳而倦走返昭回閣　記得丙子歲臘月苦寒靜嘯齋東角印夕
惕篇時有楓江吳長者極稱此少年有長厚風氣時年十七也夕惕
篇者因病鑿規閉一室靜坐偶見雲棲自知錄遂增損作此書冀導
善然病在識力未堅輕立高下之衡也故得戒前二年焚其版

甲申陰病思卧　人每駭七法頂太不啓人徑路曾舉香嚴端禪師
云但時中不用挂情〻不挂物此等語句易見否人言易見則七法
頂非不與人路也　舉蘇州西禪拂子因緣雪峯盡力洗削譬如
一鍋飯上安菜羹或頓菓味冷熱一同各〻應時及節去此古人
彼此激揚之妙也近强界梗畫便少此一段風趣往與碓菴兄相
勉法古人兄亦極踊躍歎慕　麥浪懷禪師寱言頌雲棲大師
遺迹十六首序云大師以一行三昧示人佛聲幾振大地懷十
七始從受戒出入有年猶未識其用處自見新雲門相與殺
活泥牛之後然後知大師臨機與奪谷響珠映使非大汗通
身幾乎當面蹉過洎乎大師涅槃時至萬指圍繞臨行一句
子舉目示諸人頗似太末垂在敢睫上大叫云地廣人稀相
逢者少　雪飛夜圍燈看竹牕隨筆古厚風味
人間送竈日霜晴　舉裴休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
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跡勞侶掃洒殿堂休入寺燒香
因主事指見運歎曰可惜一惜捨衆為山寺掃地被黃檗
做過一惜黃檗好舉措遇主事敗人意也　院主者至閣為
語浪迹心素迷麋鹿之性已先失笑主者勸老茗雪中耳此
日湖濱秋遂拆書亦必開口笑　張華傳華少孤貧自牧羊人
知公卜式牧羊不知茂先又華識武庫中虵化雉前年溪村竹園
去山殊遼遠而雉鳴或亦爾　晉石鑒子名陋字處賤善哉名字

鑒字林伯　寒樓孤坐忽憶先師示寐前一日天將明南潛跪候
脉昧下先師呼曰堯峯汝須知臨濟法脉在汝身背上善自保
少頃華山僧兄入先師凝視曰汝二人豈獨為吾靈岩幸實法
苑之二寶也今年僧兄尺牘及余尚舉此言而殘年如墜葉衰
落無成無以承先師莫大之責望惟有隕涕　戊寅己卯間曾聞
浙中一士大夫論文字曰今作文提筆須畧耐此一字亦有深味非
俗客所辦詩文書画俱欲耐古法也
廿五丙戌曉寒日隱夜來夢遠望見一老僧真氣高挈一人至情儀
殷萬吐音非江左諸州人　閱几上禪脉石頭參同契脫明暗二語定
無刪理或刻誤方為點筆補記忽念參同契法眼解既失乃亦
滯義未開雪竇鈎深乃本旨非順遂據所見作參同契提頗不
虛此臘月二十五也　裴村則楷不持儉素每游榮貴輒取其
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以取為舍作佛
事大佳　往年湛思同靈璧樵詣水堂清言永日余有尺簡云不
以仲容豫吾此流而堅閉長成之遠慕此出阮籍傳尾長成
籍子渾　寺門外渾雜樹環之落落坐咏幽清余以留素名
其潭憂後人點之石砌耳住山不可不領此意度
廿六晴曉钁吾返自湖上得秋遂簡云郡北二十里弁山東麓幻
住寺中峯本祖道場古殿不蔽風雨殿後高崖上禪房三間作
土銼裝摺便足栖止　秋遂前有復札為途路邊閣又言曾作書

託喜曾也钁吾云曾鷓鴣谿口見珏行者亦山水心長秋遂約
明春梅花前同詣幻住決可否若他時東書一艇處菁山則
尤坐昭回出菁山則挂瓢幻住亦可作散人茗水中矣　補
叅同契說五葉　晉庾袞字琳襄明穆皇后伯父守貧約有四子
怞蔑澤据在澤生故名澤因据生故名据怞定平聲取憂煩蔑
亦蔑如皆非世間美尚其孤寄也　人情遠山澤山澤亦利其遠
廿七戊子雨先借菴先生生日先生生於丙戌以年計九十四　復作叅
同契釋名一篇功一篇俱宗門要語惜無人對話曲折耳　舉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未必獨尊夾山曰此問無賓主賓主歷
然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范睢張祿山曰文殊與吾携水去

普賢猶未折花來笙歌溢路漏霜曰此公案是臨濟家法
新豐市也　漢已來謠諺並合風雅古樂府自然中律細
審之皆二合三合元音也晉劉頌傳云世為名族同郡有雷
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
祖此以雷蔣穀劉祖魯五字出祖音也謠無不爾
己丑雨去立春尚七日兩朝輕烟駘蕩寒色解此如州郡鹵簿前
驅先至也吳中往有看忙社中人閑散為朋入市閱往來如
織然不若此日空樓細雨摺書寫日記一段　序叅同契八索明
年當合蓑衣蓋詩數葉募合刻於吳中　寺扉人影竟夕
喧然動此夕钁吾燈下一段話更未聞者磨兜堅何用為悵然

庚寅雨　不重院子復師道之尊高不通貴游安方外之正面孤影不易親依亦省喜感之一法衣鉢外無長物頗為逸老之秘傳　到途之窮絕無意智樵人亦相加欺譎然亦未嘗非藥石也　凡遇月之除日宜理藥取除義也此除夕而病若何記得兒童時遇節序人往來如織愛偷閑反把書坐覺別有清味懶性老彌長也然今歲以病癈書夜并癈食　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凡事爾　舊年囊影軸至蓑衣蓋過歲以先師頂相幅太高借樹采小軸挂東軒三日今年飄泊谿院復不能一杯水供先師顧影悲傷秋遂言切住舊禪居可託尚待決擇或終老作吳僧或散住往來游

樵堂法頂拈

寶雲南潛　癸亥

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元延祐間佛林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其駿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地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為水

銀撲沒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
過坑井則水銀溢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草同煎則获銀
矣

鴻山問仰山忽有人問一切衆生但有業識茫茫無本可攝子
作麼生驗仰云若有偏來即召云某甲僧迴首乃云是甚麼待
伊擬議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可攝鴻云善哉

玉堂閑話云宜春界鐘山有破數千里其水即宜春江也迴
環澄澈深不可測曾有漁人垂釣得一金鎖引之數百尺
和獲一鐘又如鐸形漁人擊之有聲如霹靂天晝晦山
川振動鐘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漁人皆泥舟落水其山
摧處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識者云此即秦始皇驅山之鐸也

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
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隱帝詔殺郭威魏仁浦勸威詐作詔書即以監守印倒用
之以示諸將激以盡當誅滅於是隱帝被弒此一忠一賊其
朱沘反韓旻襲奉天段秀實曰事急矣乃詐為姚令言符
即將司農印倒用之以付霊岳使還德宗乃獲免漢
倒用印則同也

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雪竇拈
拄杖云還有同死同生底衲僧麼

南中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值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振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求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保福長慶遊山次。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峯頂。慶云是則是可惜許。雪竇著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後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遍野。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笮。復引一索其名為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

蓮花峯菴主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衆無

語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代云柳標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又琉
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
頂為之俱明而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雞
初號遥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
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盤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以
拄杖一畫云在這裏僧舉問雲門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
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而似盆傾會麼會麼
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密覘
武侯乃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聞
而歎曰可謂名士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曰上至螻蟻皆有佛性
狗子為甚麼却無州曰為伊有業識在又問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州曰有曰既有為什麼入這皮袋裏來州曰知而故犯
張文懿家有春江釣叟圖上有李煜漁父詞二首其一曰浪
花有意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
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舟一輪璽縷一輕鉤花滿渚
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曹山問強上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

箇應底道理邊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即大[illegible]道[illegible]道得八成云和
尚又如何山云如井覷驢
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
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為吾
纏結舞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illegible]於是脫去縗服若常
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illegible]高數十丈若電光下
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illegible]慄
道子於是援毫圖壁眩然風起為天下壯觀
陳操尚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操云弟子恁麼來早是
不著便何況更畫一圓相福便掩却方丈門雪竇云陳操只具
一隻眼
兗公陸象先為馮翊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
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弩眼
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甘輸酒食一席
其人便為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參軍曰爾所為全易吾能
於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
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為所輸之費其
二參軍便為之象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為戲笑其第三參
軍又曰爾之所為絕易吾能於使君廳前作女人梳粧新嫁女
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敢為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充

所輸之費其第三叅軍遂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向人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為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叅軍兒等笑具我豈為笑哉

鏡清問雪峯古人有言峯便倒卧良久起云閃甚麼清再問峯云虛生浪死漢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

覺範智證傳曰余昔菴於高安九峯之下有僧問余曰臨濟會中兩僧一日相見同時下喝臨濟聞之陞座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僧便問那個是賓那個是主臨濟曰賓主歷然余方欲訓之頓見三玄三要之旨於是再拜曰大哉無為寂滅之幢也雖百千世有聞之者偷心死盡況余去大師餘二百年哉作偈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路細看即是隔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

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又涉江至

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欲非謂舟人曰汝常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欲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棄劍而已余何愛焉遂攘臂袪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獲全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孔子聞之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機哉

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巖問藥山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為此事歸山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吾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不為某甲說吾便低頭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羯鼓調集至長安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娑雞乎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張儒入長安其家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之聲因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即曲盡又何索焉工曰素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娑難當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協聲意皆盡工泣而謝之

僧問夾山如何是佛山曰此問無賓主僧云尋常與甚麼人對談

山曰文殊與吾携水去善賢猶未折花來

王喬有神術顯宗時為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得一隻舄乃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僧問仰山湧和尚如何是法身寶湧曰百舌未休枝上語鳳皇那肯共同棲

裴休為宣州觀察使朝謝後未行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際裴公與名士憩於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藩即聞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

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山云有僧云是甚麼句山云一片白雲不露醜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

尤驚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病疾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

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濟云。禍事禍事。僧禮拜。濟便打。

炙轂子曰。車駕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白秦漢始有其名。後廣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帝往甘泉。則用之。名甘泉鹵簿。按字書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儀具五兵。獨以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五禮精義曰。鹵大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伍。故名鹵簿。南朝郎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

僧問曾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又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

山云。百歲翁翁。失却父。云。百歲翁翁。豈有父耶。山云。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伏璪齊地記。始皇造觀日橋。海神為之驅石。壁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以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纔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於海。衆山之石。皆住猶岌岌。無不東趣。野人謂秦皇能驅山而不能知海神成敗之機也。海神以約召畫畫者。以畫召溺。

僧問曹山世間甚麼物最貴。山云。死猫兒頭。僧云。為甚死猫兒頭

最貴山云無人著價

酉陽雜俎云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棊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白水仁禪師上堂云老僧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聲且不是聲色且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水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水云喚作聲得麼水復云且道對闍黎語為闍黎說若向這裏會得許你有個入路

房琯為馮翊尉事陸象先孔目官党芬相遇避遲琯決之入白象先曰如芬所犯決亦得不決亦得琯謝之公曰謝亦得不謝亦得後值公入召琯相遇畱琯琯至黑不言薦為御史曰房琯為人百事不欠惟欠不言今不言矣是堪用也

僧問上藍超禪師如何是上藍本分事藍云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僧云不借不求時如何藍云不可拈放闍黎手得麼

太和中崔玄亮為湖州牧嘗有僧道開善藥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以紫丸蓋以方瓦疊炭埋鍋備而酥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

焉。看目巾笏悉具之矣。

僧問趙州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州云。汝只見略彴且不見石樓。僧云。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塗削。楊甚不平。塗抹處以濃墨付之。就加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億曰。此語見別人脚迹。當時傳以為笑。後舍人草制。被墨黜者。則相謔曰。又遭鞋底。

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這箇若是。即頭上安頭。若不是。即斬頭覓活。時首座云。青山常舉足。白日不挑燈。浦云。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說話。有彥從上座出云。去此二途。請師不問。浦云。未在更道。從云。某甲道不盡。浦云。我不管你道盡道不盡。從云。某甲無侍者。秖對和尚。至晚喚從上座。你今日秖對。甚有來由。合體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揀得出。分付鉢袋子。從云。不會。浦云。汝合會。從云。實不會。浦喝曰。苦哉苦哉。僧問尊意如何。浦云。慈舟不禪。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

党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陵

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老陵云。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你不領話。天童覺拈云。睦州武陵總道不領話。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却手橈）乃豎起拂子云。看（宋時）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而不正。勢傾西北。人惟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日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那箇是其人。柱出衆對云。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只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斷命求活。石女兒披枷帶鎖。洞山云。闍黎分上。又作麼生。柱云。該通分上。卓卓寧彰。洞山云。秖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柱云。幻人相逢撫掌呵呵。

稗史載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泰山東岳。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帋一百番。鑿為錢。運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之迹。其上九十九番。則帋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僂於地。以其背為刀几。取肉二斤。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背。無絲毫之傷。列子載鴻超怒其妻。引射而怖之。矢眩眸子而眶不睫。公子牟曰。此乃盡天之勢也。以前二事較之。鴻超事誠有之。非列子寓言也。

雲泉問踈山仁禪師，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云亦是這邊句泉云如何是那邊句山云石牛吐出三春霧雲雀不棲無影林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煑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或者疑夸父那討得工夫煑飯解之者曰日定在前頭等著

僧問雲门如何是清淨法身门云花菓欄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门云金毛獅子

灼艾續集載景泰間徐武功治河張秋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悟曰決河者龍龍欲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即以萬釜實土而沉之功遂成夫龍之神以珠而珠為龍之欲欲則不能無制

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清云泊不迷已僧云泊不迷已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猶可易脫禮道應難

漢時有人游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懽然下石植纜登洲煑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砍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

法燈開堂謂衆曰山僧本欲跧棲巖竇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

公案今日出來為他分析僧云如何是不了底公案燈便打云祖
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
唐元宗御勤政樓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金
吾衛士白棒而下不能制上患之謂高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
方無事故盛為宴欲與百姓同懽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有何
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
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畫地示衆
人約曰踰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無一
人敢犯者
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
嘶飯來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嘶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
齋慶讚
五代張薦明為道士高祖召見延入內殿薦明聞宮中奏
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
和之者鼓也
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
座
王文正公旦性量寬厚不屑細物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
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怪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
汝乃某人乎曰然於是厚贈之蓋平日控馬公但見其

皆不見其面故因去見其背方省也有道者聞其事而曰
有於覿面能見人之背乃得超方之眼
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
語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聲人乎得聞保福云情知你向
第二頭道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保福云嘴茶去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趁不復移足
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
正插腰鼓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
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為白暗犀為黑暗
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擧話人也無

有二種語不道如來

一日西院遥見召云從漪平擧頭西院云錯平行三兩步西院又
云錯平近前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平云從漪
錯西院云錯平休去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
錯平當時便行後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
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
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山谷跋唐道人編草藁云山谷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
意到筆不到及來輭道舟中觀長年溫槳羣丁撥棹乃
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
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云放出關中主看良

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山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山云。且來闍黎。良回首。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頭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擊梟於掌中為驍傑也。

立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鎚墮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僧請益雪門。雪門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雪門以拄杖拄。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門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僧於此有省。

北宋洛中花時。四方負術者。鬻其秘術之方。唱價飛動。時有一豪士。名園富花木。一日召鬻術者。集宴水樓。先出家樂。畢。各陳所鬻。吞刀吐火。或晴空忽雷。或匿樓。湧現價並高。席各布紙墨。默疏價算。約先授價而出方。豪士整入內。及出。則價紙纍纍。共秘其方。袖中耳。

有中一客價至二百金。豪士愕之。然亦以試奇快意。問何術。曰。不動步而到。豪士喜。輒與二百金。出其方。乃白紙一幅。豪士曰。何也。客進曰。當口以傳。豪士曰。不動步而到。何處

客拱手回祇是到自家屋裏豪士俯首而已

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

首座云到什麼處來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云大似春

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蕖雪竇著語云謝答話

宋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書言其非君子時

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

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

王太傅入昭慶並茶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朗翻却茶銚太

傅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太傅云既是捧

爐神為什麼翻却茶銚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太傅拂袖

便去明招云朗上座啐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梩朗云和

尚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

竹下錄南中一禪院銅佛三軀中佛最雄高有偷兒竊

出其腑臟乃無價寶珠也偷兒竊寶珠於市業遂饒一日

盛衣冠騎而入寺視其佛曰大好佛祇是腹空

佛忽發言曰

吾腹已空汝腹不空旁有人聞之曰看佛

說話來也渾不像腹中空底

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惠寂仰山云惠寂是我聖云我名惠

然仰山呵〻大笑

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棊巖老輙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巖老常用四脚棊盤着一包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來客思家殆類是也

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善請看

荊門軍玉泉山寒泉過客多題詩獨一篇云朔風凜〻雪漫〻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

承雨錄

漏霜南潛

洞山五位偈。如正中偏。隱〻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分明覿面更無真。舊解都虛空中各布丹青耳。五位非十毒花五輪。不明。正中偏。即五輪中。現輪正智。前頭倒流正智影一位也。此屬過去塵影。故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即五輪中第四相輪之相影。此相影雖云相影。特別於天相之名。其實是實相。故曰分明覿面更無真。休更迷頭方認影。此二位明。餘便洞然。正中來是天妄想。兼中至是天相。兼中到是天名。此三位出入進退於第三輪第四輪之中。大用之神變也。天輪正智是正位。若非無中有路。則動觸當今。

攝論曰。處夢謂經年。悟乃須臾頃。故時雖無量。攝在一剎那。而楞伽曰。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初生即有滅。不為愚者說。而賢首曰。此中一剎那者。即謂無念。剎那者。諸佛列祖所秉之玉尺也。余則謂震旦國六經亦無不提示此剎那。易以時為體。而現量一爻。名曰飛龍。故曰生生之謂易。一剎那流轉。必無自性。所以生生即是無生。尚書多言時。疇咨若時。登庸。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而堯典以授人時。立一篇文字之極。禮則應時合度。故聖訓克復。春秋以歲時為本。據詩樂皆不得失。候違時也。

樵堂三句。一曰先天句。二曰劃破虛空句。三曰不轉句。從過去相輪中天如如。得不轉句。從現輪中天妄想。得劃破虛空句。從未來相輪中天如如。得先天句。

須知五位中具三世。則過水覩影。偈亦了。偏中正一位。是現前境。正中偏一位。是過去影。正中來便。所謂我今獨自往也。兼中至處處。得逢渠矣。渠即正中偏。故曰至至而未過也。故偈言渠今正是我。兼中到則超過而我今不是渠矣。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正指正中偏。

法華經眉間放光一段。便是先天句底樣子。經云。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衆生。又見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所說經法。并見彼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修行得道者。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種因緣。種種信解。種種相

歎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涅槃者復見諸佛般涅槃後以
佛舍利起七寶塔此分明遍處顯現處處徹盡未來際提出先
天之句也所以彌勒騰疑彌勒是未來之佛與華嚴善財入彌勒
樓閣一段同旨
乾心也坤境也心境本不相到也乾坤交而各得其中爻則坤變為
坎乾變為離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難言坎也坎離以剛柔定中而位
南北坎中之陽陽主升故坎升而為艮坎而艮順行者也離中之陰陰
主降故離降而為巽離而巽逆行者也於是艮反而為震震以陽伏
陽伏則發故震居東東生方也巽反而為兌兌以陰藏陰藏則隆故兌
居西西而兌之上陰隆而為離西成方也乾西北而坤西南者遂其成之位也此

地易八卦之源也
地易八卦須四面看先看北方坎一面坎西乾而東艮坎出於乾而升為（為交境之心）
艮也次看南方離一面離東巽而西坤離降於坤而降為巽也次看
東方震一面震北艮而南巽震為主心之卦艮之悔而巽之伏也次看
西方兌一面兌南坤而北乾兌為說法之卦乾還剛而坤還柔也
又其時之次序則從坎出於乾始坎次艮次震然後震接於巽次巽
而兌而離乃復於坤一乾二坎三艮四震五巽六兌七離八坤知諸
法實相者察之
十毒花門一貞一悔五法相當合於易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此
六言貞悔之悔也艮悔則震也震悔則艮也止動歸止止更靡動

而當艮體敗時離中一爻已降而為巽巽悔而究究悔而巽此巽所
以人行權也究者名項也[illegible]離便是相天究便是天名[illegible]
[illegible]坤主
[illegible]
震旦國有一種書是佛未出世時造其名曰易到晉後達磨未來
又有肇法師作論其中一論名物不遷此二名相反而相發明真
是佛々祖々之髓也不遷故易々故不遷世間性々不甘震旦醒
覺之書不及西方醒覺之見信於人其實震旦有奇書而人不能
讀耳又此土人好夸所勝有一事振古今之絶勝實可夸於西域
而世都未及者文殊是七佛之師乃吾震旦國中菩薩華嚴經菩
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
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在
其中而演說法
李長者言迴向之智有無自在為令自他皆如法界無礙自
在如諸佛故以是名為等法界無量迴向若不如是迴向
設求菩提但得二乘住寂菩提菩薩樂生淨土皆住門外
三車露地白牛不當其分此十迴向令諸三乘得出世心
者令達世間生死之性自性法界令起大悲與一切衆生
皆令得見令見衆生性是法界性故得平等悲門入普光
明圓智之宅故此可見七法項一台之不用也在地易艮

止不可用而用震起

華嚴十忍品。譬如虛空一切世間皆現其前非現一切世間之前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一切諸法皆現其前非現一切諸法之前此一段義可證七法頂之如〻也

地易震居正東以艮巽為左右艮為悔體巽為對變兌居正西以乾坤為左右坤是法界而分兌之上偶乾是智體而分兌之兩奇以西北東南為地易之大界則震巽以對變風雷奮迅於東南兌乾以夬決天澤示象於西北故七法頂準地易則坎當相影攝其五輪而艮為坎之進當天如〻震為艮之悔當天正智巽為震之變當天妄想離為坎對當天相兌為巽之悔當天之名坤法界而乾智體也

兌為說法之卦而左取於坤法界右取於乾智體也震為智證之卦左取於艮之止右取於巽之入也

十毒花門以轉為體楞伽云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時為妄想所持而妄想無轉也順序則相而名轉之則名而相也逆而從其來而起於名也順序則如〻而正智轉之則正智而如〻也逆而從其來而起於正智也易以轉為體者也坎轉而坎也離轉而離也乾轉而乾也坤轉而坤也此不轉之轉也五法中妄想之例也艮轉而震也巽轉而兌也此轉之轉也五法中名相正智如〻之例也

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坎一卦攝之坎當十毒花之妄想影也坤當

十毒花之天如〻也乾當十毒花之天正智也艮當十毒花之如〻
影也震當十毒花之正智影也巽當十毒花之天妄想也於華嚴
為顧風也離當十毒花之天相也兌當十毒花之天名也故坤
一台而兌七七也
若從離起相影為地輪左旋初離相也次兌名也次坎妄想也次艮如
如次震正智也此左旋五影之卦輪也若從兌起天名為天輪右旋
初兌名也次離相也次巽妄想也次震正智影也次艮如〻影也
次乾天正智也次坤天如〻也此右旋七法頂之卦輪也故十毒花
八卦皆一順一逆一正一倒而體用備
地易方隅相對各從中變而有八變坎離中爻相易而坎成坤離成乾
矣乾坤中爻相易而乾成離坤成坎矣艮巽中爻相易而艮成巽
巽成艮矣震兌中爻相易而震成兌兌成震矣此艮巽震兌各兩體
自相易也中爻變者相巽妄想相易也坎中爻妄想離中爻相也
乾坤亦然乾三爻初為正智二為妄想三為如〻也坤三爻初為
妄想二為相三為名也故艮之體則初妄想二相而三如〻也艮所
以為如〻之卦也震之體則初正智二相而三名也震所以為正
智之卦也巽之體初妄想二天妄想而三如〻巽所以為妄想之卦
也兌之體初正震二天妄想三名兌所以為名之卦也坎則初地妄想
而三地名也其中為妄想故坎為妄想之卦離則初正智而三如〻也
其中為相故離為相之卦

古聖所以法河圖洛書而畫卦者其故何也曰知奇耦之所起而知畫卦矣夫迷悟無體也亦時與無時而已矣何謂時時本無時而時妄執也何謂無時無妄執之時也惟於一切無時之中而妄想執著此無時之一時便下此河圖中央一點此一點雖奇也而一箇時一箇執便成兩箇所以次下南方一點與北方一點其數為耦後來序完成數到地十了復追序生數一起北方依然是最初那一點其二起南方依然是最初南方北方合成之兩點聖人法此奇耦之數以畫卦即將最初那一點畫而為奇將他兩點畫而為耦奇便是無時之時相續不斷耦便是執無時以為時間斷不續執即有此有彼有物有我故奇為知而耦為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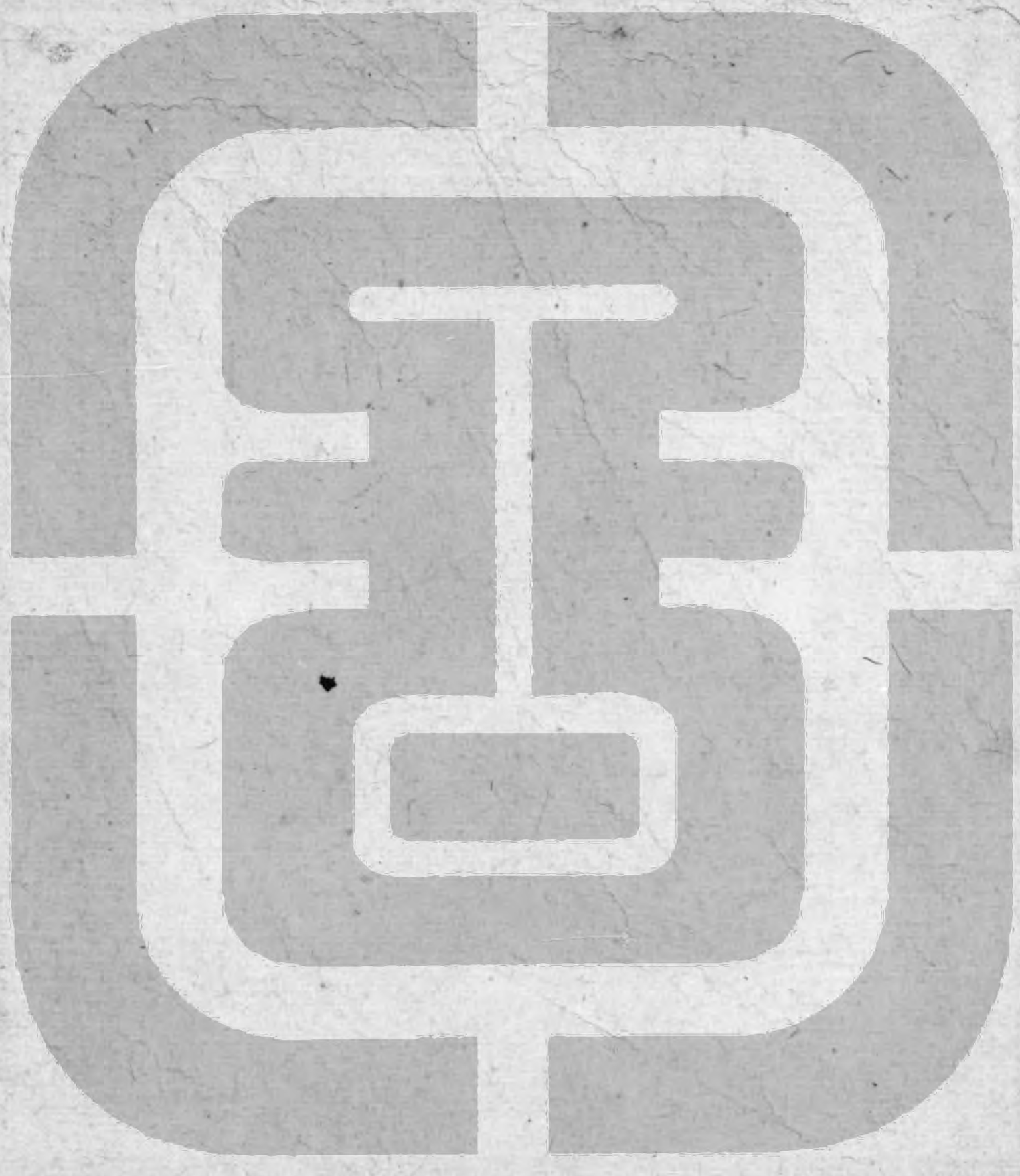
河圖中央一點（總下而有前後左右）豎看便成三世橫看便成十方所以古字[illegible]十在口上十之為文中交處為現量也其前為未來其下為過去其左為東（方之）其右為方之西以時統方則北方下位過去東方左位入現中央為現量南方前位未來西方右位（未來之未來）也以方統時則北方（過）位東方（現）位中央現量南方（未來）位西方未來之未來河圖（之神）用在轉轉而後無數不奇其轉也北加於南南加於北於是天一遇地二天三遇地四天一地二而合數三天三地四而合數七地六遇天七地八遇天九地六天七而合數十三去其十而數三地八天九而合數十七去其十而數七天五遇地十五十合數十五去其十而數五河圖一轉而化為三五七之奇數也

河圖一轉而化十為三也[illegible]其數[illegible]為三為五為七七者相也五者妄想也三者正智也五法去其二而存其三去其二者去其名[illegible]與如〻也存其三者存其[illegible]相與妄想[illegible]與正智也此三自性之旨也

河圖有三輪一本輪[illegible]北方天一南方地二之輪是也一轉輪北方地二南方天一之輪是也一左轉輪北方地四東方天一之輪是也對轉化十為三其數三五七也左轉化十為三其數四五六也北[illegible]得五東得四南得五西得六也故左轉輪四為名六為如〻而妄想也故貴對輪也所以貴對輪者物我一也

河圖變實有四輪一本輪一對變輪一左轉輪[illegible]即天一加天三之輪也其數四五六又一[illegible]右轉輪乃天一加地四之輪也其數六四五六以象周天四變左右二轉輪皆妄想流行故

河圖圖三際中五當現量為第一層從五得六〻八七九為第四層則未來際也十六當未來際在第二層追序天一〻三二四為第三層則過去際也此河圖十位中之三際也[illegible]

河圖十毒花損益天一如〻地二如〻影則益一也天三正智地四正智影則益一也天五妄想地十妄想影則益其倍也[illegible]天九名地八名影則損一也天七相地六相影則損一也天之名相有過於名相之影者故天[illegible]益而地損也地之如〻正智影有增添於天真之如智者故地益而天損也妄想影獨加一倍者河圖以妄想成也易傳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可毀則河圖可壞也其壞者妄想無性故

地易八卦表華嚴則毗羅遮那當西北乾也法界者當西南坤也
善財童子當北方坎也文殊師利當東北艮也普賢菩薩當
東方震也行權諸善知識當東南巽也彌勒菩薩當南方
離也觀世音菩薩當西方兌也七九互用故觀世音主法頂陀羅尼門一切修多羅[illegible]觸類而見
古三易亦具在也易傳中帝出乎震一段是連山易合天易地易者也
雷以動之一段是歸藏易即世所傳世應歸游之法出此易者天地
定位一段是周易將天易入洛位而得此八卦之數也兌在正西歸
藏周易不改